

扫
码
更
多
精
彩
报
道

逃离“饭圈”：从狂热追星到厌弃“江湖”

“脱粉”背后：圈子戾气越来越重，偶像人气频频崩塌，追星沦为氪金游戏……

“‘塌房’或许无人伤亡，但很多人的心却碎了。”一些资深粉丝这样描述“脱粉”的过程。虽然痛苦纠结，一些人还是决然离开。他们为何逃离“饭圈”（粉丝圈）？有怎样的心路历程？“新华视点”记者采访了数十位曾经的“饭圈”成员及文化观察者。



纯粹的喜爱沦为氪金游戏

记者采访的对象中，不少是追星四五年甚至时间更长的资深粉丝，他们离开“饭圈”的普遍感受是“累觉不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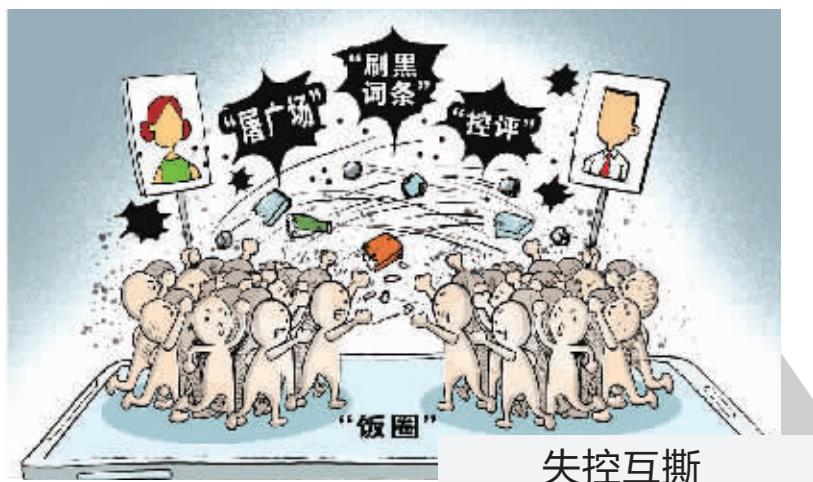
小张曾是某明星应援站成员。他的离开，是因为圈内“工作”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每次活动都需要制作宣传物料、准备应援物品、组织粉丝参与等，要做的工作非常多、非常细，每一项都要抠。”

后援会中，数据、投票、前线、文案、美工、策划、公关等各组分工明确。有粉丝说：“直接开广告公司都没问题。”

同时，也有人深深体会到“割韭菜”的痛感和荒谬。

从15岁到20岁，“玉米友”一直是狂热的追星族。去年，她毅然离开“饭圈”，扔掉了堆满房间、印着偶像名字的毛绒玩具、海报、文具，在电脑里删除了所有精心整理的文件夹。在她眼里，“饭圈”正演变为一个组织严密的“江湖”，追星沦为一场氪金游戏。

大学生小T从小学五年级一直追星至去年。偶像每次回归，她



失控互撕

从“屠广场”“刷黑词条”“控评”，到攻击、造谣、“人肉”搜索……不少明星“饭圈”常年“腥风血雨”，粉丝动辄争斗不休。“饭圈”为何屡屡失控互撕？

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培训导师王春谊认为，“饭圈”生态的恶化，一定程度上来源于资本和流量的绑架。“对‘饭圈’的规制，可以通过一些技术手段来实现。比如，对社交账号、集资账号等设置年龄准入门槛。网信部门也应加大对恶意营销、互撕谩骂等内容的监控、清理力度。”

新华社 图

都会花5000多元力挺。令她不合适的是，粉丝中越来越弥漫着拜金的味道，以金钱实力划分三六九等。比如，领取应援物时，被要求出示买专辑的证明，最少5张；超话等级则最低7级。“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又不打投又不花钱，拿什么证明你爱哥哥”，这样的言论屡见不鲜。

中国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王玉玉说，平台刺激粉丝刷销量打榜，人为塑造指标，经纪公司制造竞争，营销号推波助澜……种种诱导粉丝过度消费以及控制评论的行为机制，是粉丝经济乱象的根源所在。

“花猫小子”告诉记者，她花了将近一年时间才真正摆脱“饭圈”的影响。“在应援会收工的一天，我把卡里所有的钱都买专辑了，一分钱没剩。可是却被身边的一个富二代鄙视。那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这个以金钱区分高下的圈子很差，我不能成为别人炫富和挣钱的工具。那一刻，‘饭圈’的光环一下暗淡了。”

暴力愈演愈烈、戾气越来越重的圈子

小花曾是一名资深粉丝，离开“饭圈”，是因为发自内心的恐惧。

她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也会被“人肉”，被辱骂、被骚扰，甚至被曝光信息。“网络暴力太可怕了。那些日子里我不敢开电脑、不敢看手机，从来没见过的脏话劈头盖脸冲过来。我睡不着觉，每天担心有人破门而入。”小花说。

频频挑起的网络骂战、站队互撕，让很多粉丝不安。情绪激烈的粉丝往往非黑即白，一言不合就暴怒，在公众场合叫骂或“人肉”对手。“现在的‘饭圈’乌烟瘴气戾气太重了。”“丸子”感慨，“粉丝会因一句话、一个帖子甚至一个细节就在网络上大肆开战。”

小王是名大二学生，上学期

为了几场互撕彻夜鏖战，两门挂科。拿到成绩单，这个一向的学霸感觉突然被冰水浇透了：“花了那么多精力与一些无谓的人缠斗，我是疯了吧？再这么混下去，就会失去自我。”

王玉玉注意到，“饭圈”骂战基本套路其实大同小异，在有限的几个故事框架里复制加工，强调非黑即白二元对立的叙事逻辑。这种话题、故事的复制传播，会增强粉丝的成就感，刺激他们付出更多时间、金钱，最终提升运营方和偶像的商业收益。

粉丝研究学者王宁馨说，骂战愈演愈烈的另一原因是，一些职业粉丝通过营销号编造爆料、“火上浇油”。另外，“饭圈”行为之所以声势浩大，也因为这些行动以匿名性和群体性方式完成，代价和成本都很低。

人设频频崩塌 理想光环破灭

“他刚出道时太迷人了。歌词是那么阳光，歌声超级有感染力。”宁宁曾是某知名男星的粉丝，没想到有一天“爱豆”会“塌房”。

负面新闻出来时，宁宁的第一感觉是，“原来他的人设是骗人的。”“曾经以为他是远离世俗、醉心音乐的天才，后来发现也不过如此。”于是，她果断脱粉。

还有一些粉丝在近距离接触偶像后，发现真实人品与商业塑造人设之间的反差，于是脱粉。

小M最初也是被某明星“高冷撕漫男”的人设所打动。跟拍久了，她发现这个明星会在聊天过程中暗示她送大牌戒指和手链；礼物如果放在普通纸袋中会被拒绝，放在国际大牌购物袋中却会秒收。

“觉得他虚伪，与人设不符。”小M说，“类似事情很多，让人寒心。提醒自己要及时止损。”

王玉玉说，当前“饭圈”追捧的偶像，其实是娱乐业效仿日韩打造的新型艺人。他们区别于演员、歌手，往往并无突出专长，多是依靠形象迷人获得喜爱。偶像的核心作品就是其所扮演的人设。

在业内人士看来，明星人设之所以容易坍塌，有多重原因。一些明星的标签化角色与真实的自我并不匹配，短期可能会收获巨大流量，长远却潜伏危机。

王玉玉说，更常见的崩塌，是因偶像违背社会伦理道德要求甚至违反法律。一些明星受教育程度不高，因偶然机遇被推至“神坛”，更易膨胀和迷失。

■据新华社

中国野象“旅行团” 游荡数月后重返适宜栖息地

数十辆熄灯熄火的重型卡车头尾相接组成了钢铁长龙，14头野生亚洲象缓缓踱步从老213国道元江大桥上走过，钻进元江南岸的丛林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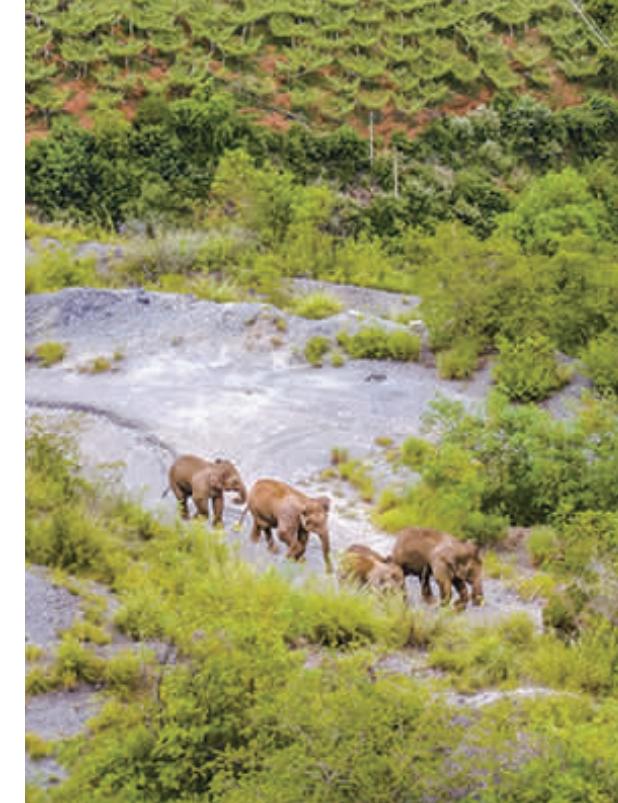
8月8日晚8时许，引起全球关注的14头北移亚洲象在人工引导下越过了中国西南部云南省的元江干流到达其南岸。从离开墨江县的传统栖息地到元江县以来，象群跋涉了1300多公里，终于回到适宜栖息地。

为应对处置这一中国一级保护动物的北移事件，截至8月8日，云南省共出动警力和工作人员2.5万多人次，无人机973架次，布控应急车辆1.5万多台次，疏散转移群众15万多人次，投放象食近180吨。

专家分析认为，元江干流是象群南归途中最大的障碍。云南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教授陈明勇介绍，元江干流是亚洲象栖息地适宜性的一条分界线。

“渡过元江干流对北移亚洲象回归适宜栖息地至关重要。”陈明勇说，北移象群渡过元江到达南岸，栖息地适宜性将大幅提升，更容易与其他族群交流，这对提高亚洲象种群的稳定性和安全性非常重要。

云南北移亚洲象群安全



8月9日在云南省玉溪市元江县境内拍摄的象群(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 图

防范工作省级指挥部指挥长、省林草局局长万勇说，象群北移过程中，各地群众和企业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和耐心，积极支持配合防范工作。

在玉溪，一些村民表示，“大象贪吃点儿没事儿，我们庄稼吃掉了明年可以长。”在红河，为了不惊扰象群，庆祝传统节日时，不搞庆典，不点火祈福，转而通过粘贴“吉”象标语、为人象和谐送祝福。为确保亚洲象顺利折返，沿途企业在亚洲象经过时，关灯停产，保持安静。

这一罕见的野象迁移事件也为科学家和动物保护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案例。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亚洲象研究中心主任陈飞说，在科研方面，北移亚洲象群为动物学家提供了近距离观测亚洲象栖息活动的机会。亚洲象能够准确定位迁移方向、食物水源等方位，以及在群体活动中表现出的团结一致、集体决策、分工协作等行为都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在防控技术方面，相关部门创新性运用了亚洲象迁移线路预判，布控与投食相结合的柔性干预技术，为今后缓解“人象冲突”乃至“人兽冲突”提供了可借鉴的样本。

■据新华社